

# 续残肢令

青云著



## 内 容 简 介

江南首富东方府惨遭血洗，江湖众多的侠义之士相继暴尸，第三代残肢令主杨旭不辱其父杨志宗之命，横空出世傲视武林。

“残肢令！”又在江湖啸吟，恐怖！残酷！血腥！武林中人人谈“令！”色变。天下第一美人东方可人及绝色女侠黄黛芳的纯情至爱、儿女情长同粉煞媚女、孙粉姬等荡娃娇魔的放浪形骸使杨旭在恩怨缠绵中更加善恶分明。

神秘庞大的黑阴邦下护法邪怪书生、东哭西笑、富丐徐通、乾坤阴魔等邪道魔枭纷纷出动，乱造杀孽，且对残肢令主杨旭步步追杀。

杨旭吸水晶毒蛇血；饮天鹏彩卵；豪饮中义结圣剑王泽；狂赌下怒砸黑阴赌场；救人处血洗妓院；危难时出任九大门派外门掌门。在群雄的协助下荡涤群魔，又显残肢令神威，在血雨腥风的武林中又吟出一段千古绝唱……

## 目 录

引子.....	( 1 )
英雄又现，横空出世.....	( 7 )
水晶蛇血，英雄试锋.....	( 20 )
伊人遭险，痴男发威.....	( 37 )
邪魔逞狂，残肢暴尸.....	( 68 )
痴情所注，天山奇缘.....	( 81 )
黑阴赌场，残肢逞狂.....	( 92 )
巧取九刃，一挑碧云.....	(119)
痴情生恨，华山论斗.....	(161)
风流公子，魂归青楼.....	(211)
残肢造孽，血雨腥风.....	(253)
步步追杀，邪怪露相.....	(283)
淫妇施毒，人兽巨斗.....	(311)
飞雷父子，荡涤群魔.....	(341)
英豪荟萃，武林盛会.....	(376)
龙头孤岛，正邪相争.....	(409)
妙手空空，群丐除恶.....	(443)
双枭狂饮，江湖豪赌.....	(479)
一代天骄，纵横天下.....	(499)

## 引子

“残肢令主”——杨志宗（又名：范承志）狂杀“阴、阳、丑、怪、婆”这五个顶尖的仇人，报了甘露邦血海深仇后，查出了其母并非“玉面阎婆”潘七姑，找到了自己的母亲潘禅娟。并转告了他的父亲“玉面剑客范天华”，其父闻讯悲喜交加，恍如置身梦中，与杨志宗道别后直奔笔管峰与其妻一聚。

杨志宗与父亲道别后，为履行自己的诺言，日夜兼程奔驰在前往“百灵会”途中。

一路之上，思潮起伏，他由衷地感到对不起尉迟琼姑娘，他无法接受她的爱，他不否认爱她，但又不能爱她。他着实不忍心把痛苦加在一颗善良的心上，然而他无能为力，他不能背弃他自己的誓言，因为他的全部感情，已付给了“红衣女上官巧”，现在他将把他仅有的生命也全部交给她。

他不知道人死了是否还有灵魂，是否还能在一个不可知的地方重续旧梦，使情天能补，恨悔可填，月缺重圆，花残又开。

但，他是这样希望的，而且，她几乎这样相信。他似乎感觉到“红衣女上官巧”已在向他呼唤：“宗哥！你终于来了，我盼望着这一天已经很久，很久了……”

泪水，使他的眼睛蒙上了一层薄雾，身形也不自觉的缓

了下来。

葛在此刻——

一声宏亮的佛号，把他从迷茫中呼回了神志，一看，离自己身形不到两丈的地方，并排站着三个老和尚，一个全真道士，八个俗家装束的人，其中一个，他认得是少林“百智禅师”。

他止住了身形，惊奇地看着眼前这一行人，附道：“难道五大门派上次被我锻羽之后，又重选高手，找场来了？”

只见当先的一个灰眉老和尚单掌立胸，打一问讯，声若宏钟地道：“施主敢是‘残肢令主’杨志宗么？”

范承志即“杨志宗”剑眉一蹙道：“不错，正是在下，大和尚法号如何称谓？”

“老衲少林百了！”

“有何见教？”

“百了禅师”高宣一声佛号道：“少施主恃本身艺业、搅得武林一片血腥，各大门派持悲天悯人之旨，不能坐视天睹，所以老衲等再出江湖……”

杨志宗俊面一寒，星目神光暴射，冷冷地道：“在下尚有事代办，不能久留，大和尚干脆说怎么办吧！”

五大门派的高手，齐齐为之动容，“百了禅师”灰眉一扬道：“阿弥陀佛！请少施主为所行所为，有所解说！”

“哈哈，在下身负师门血海深仇，索讨血债，江湖中尽人皆知，有什么解说的！”

“不错，但少施主广造杀孽，似已超出了索仇的……”

范承志冷哼一声道：“大和尚根据什么如此论断？”

“难道施主的仇家有如此之念？”

“不错！”

“有何为证？”

范承志心里忖道：“我就不相信你五大门派有什么了不起，三番两次的找上我！”心念之中，嘿嘿一阵冷笑道：“这是在下的事，没有向五大门派公开的必要吧？”

“百了禅师”面色登时一变，其余的十一个僧道俗高手同时冷哼了一声。

场中空气顿呈紧张。

范承志（杨志宗）又继续道：“各位干脆说准备如何对付在下吧！”

范承志冷目直逼众人。

“百了禅师”沉声道：“如果施主拿不出证据，老衲等奉命行事，请少施主上少林寺一趟？”

“在下没有这份穷闲！”

“难道要逼老衲等出手……”

“被逼的是在下，而不是各位各门大派的先进！”

“如此休怪……”

“在下极愿再次瞻仰所谓五大门派的真宗武学！”

“百了禅师”气得浑身直抖，宽大的袍袖一挥之间，其余十一个高手，纷纷展动身形，排成一行，各以掌心贴在前面一人背心之上！

杨志宗大惑不解，这究竟是在弄什么玄虚，立时也自蓄势戒备。

“少施主决意要见真章？”

“在下时间已不多，请吧！”

“百了禅师”郎宣一声佛号，双掌推进，其余十一个高

手，形身同时微微一震，一道骇人听闻的劲气，以排山倒海之势，汹涌而出。

杨志宗心头大震，吼叫一声“导引神功”，猛聚全身真元内力，一抬“乾坤失色”倏告出手，刹那之间风雷之声大作，狂飙乱舞，劲气撕空裂云，声势之强，武林罕见。

原来这“导引神功”乃是各以本身功力，经由前面一人身体，递传到最前面那发掌人的身上，所以“百了”这一掌，等于是十二个人的功力总和，威力之强，可以想见。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撕空而起，声传数里，接着是一连串的闷哼。

范承志只觉得如遭巨雷轰击，踉跄退到两丈开外，方才稳住身形，一口鲜血，夺口而出。眼光扫处，只觉除了“百了”“百智”两个少林僧，兀自颤巍巍的勉强定住身形外，其余的都已做了滚地葫芦，呻吟不止，而两个少林僧，面如金纸，口角血迹殷然。

范承志伸手一抹嘴角，傲然一笑，又欺身上步，追到两僧之前。

两个少林僧，以为对手要下杀手，不由亡魂出窍。但事实却不是如此，只见范承志伸手从怀中取出一本小册子，送到两僧眼前，道：“大和尚，这就是证据，索仇的名单，甘露帮血海深仇录！”一面说，一面逐页翻开，翻毕之后，傲然的一笑道：“大和尚，失陪了！”

扔下两个少林僧，和各门派的高手，飘然而去。

且说范承志以一招“乾坤失色”震慑了十二个五大门派的杰出高手之后，疾驰向“百灵会”总舵所在地——黄草坝。

旧地重临，轻车熟路。

时约午未之交，范承志已踏入黄草坝的范围，只听号角齐鸣，一叠声的向里传送，当他到达那座牌楼之时，绛纱蒙面女和“索魂姐娥秦芳兰”已告之相迎。

范承志一眼看到绛纱蒙面女那酷似上官巧的窈窕身形，不禁从心里叹了一口气。

“不敢劳会长二位相迎！”

“好说，好说，请到蔽会坛内再谈如何！”

“在下从命！”

三人鱼贯走入会坛内的一间华轩落坐！

范承志只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绛纱蒙面女先开口道：“阁下驾临蔽会，有什么指教么？”

“在下一来面谢那日云雾谷援手之德，二来有件不情之请……”

“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效劳！”

范承志面色一整，无限肃穆的道：“请会长劳驾转达尉迟琼姑娘，就说在下赴南海践约，她对在下的一翻好意，只好辜负了，不过在下虽死也紧铭不忘！”

“你这话没头没尾，我不懂。”

“会长只要照这样传到，尉迟姑娘会懂的！”

说完满面黯然神伤之色。

绛纱蒙面女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道：“以我所知尉迟姑娘深深的爱着你，你这样做岂不使她的芳心尽碎！”

范承志苦笑一声道：“这个在下深知，不过事逼处此，不得不然！”

“我知道你到南海的目的！”

范承志不由愕然变色，道：“你知道？”

“你有一个红颜知己，葬身南海，你此去是赴死亡之约对吗？”

范承志惊愣的站起身来，惊诧至极的看着绛纱蒙面女，说不出话来！

蓦然——

一声娇笑声中，屏风后转出一个绝色女子来，娇滴滴的叫了一声：“宗哥！”范承志面色惊变，呐呐道：“琼妹……你……你还在这……”

“是呀！宗哥，我知道你会来，所以在此等你！”

范承志一时手足无措，尴尬非常，心念急转之后，毅然道：“琼妹，方才的话，谅你已经听见了，请原谅我的苦衷，愿来生……”

说至此喉间像有东西阻住似的，竟然说不下去，尉迟琼反而秀眉一挑，笑着道：“宗哥，我不懂你的意思！”

范承志叹息了一声，略一踌躇之后，嘶哑着声音道：“琼妹，别了，愿你珍重！”重字出口，身形一转，正得……

“且慢！”绛纱蒙面女一闪身挡在他的面前。

“会长还有什么话要说！”

绛纱蒙面女缓缓地扯落蒙面绛纱——范承志惊愕得连连后退，身形摇摇欲倒。

她赫然竟是“红衣女上官巧！”

“巧妹，你……你……你……这是真的吗？”范承志用力揉着眼睛，他以为在梦中，半晌之后，突然忘情地一把搂住上官巧羞得上官巧粉面绯红，芳心剧跳，用力挣出个郎的怀抱。

范承志自知失态，也自面红过耳。

上官巧用手一指旁边的“索魄姐姐秦芳兰道：“宗哥，秦芳兰是我的救命恩人，那日南海覆斥随波而流，巧逢秦芳兰的船；她把我救回了白沙宫，又蒙掌门人把我收为义女，年前重逢中原，察知先父是死于继母‘招魂蝶’之手，所以手刃亲仇……”

范承志恍然大悟，一切前因后果，疑惑迷惘，一扫而空。

“宗哥，你还到南海赴约吗？”上官巧笑着道。

范承志也报之以一笑，这一笑包含了无限甜蜜、辛酸…

…

上官巧过去一把牵住尉迟琼的手，笑着向范承志道：“宗哥，我们到后院去吧，小妹已置备了一杯水酒，聊当团圆宴如何？”

尉迟琼含羞默默地看了范承志一眼，缓缓地低下头去，范承志报以会心的一笑。

齐齐转身，向后院走去。

英雄儿女，笑傲情天！武林中不但凭添了一番佳话，且使武林安宁一时。

## 英雄又现、横空出世

江湖险恶、正如其言，江南首富东方府一夜之间惨遭巨变，除一家之长东方举鼎与其女东方可人失踪外，余下一家二百余口均惨兮兮丧命于府，东方府内血流成河。此事何人

所为？且东方府自龙头岛迁入江南以武功在武林已占有一席地位，能摧毁东方府之人可见武功不是一般。

江湖中沸沸扬扬，传言东方府所为乃新崛起江湖的黑阴邦。

笔管峰下笔管镇，近日又现黑阴帮的人，使一向平安的笔管镇凭添了一份潇煞之气。平安客栈，右厢院一客房内，一老者问一个俊面玉秀的公子。

“可人儿，信物放了吗？”

“爹，我已放了，但我在镇内发现了黑阴邦的人。”

“哼！好恶毒，竟然想赶尽杀绝，不报此仇，我东方举鼎愧对列祖列宗！”牙齿在说话时咬得咯咯直响。

“爹！范叔叔能收到信物吗？”

“爹虽然与你范叔叔十余年未见了，但我想他看到信物会来找我们的。

读者已知道此二人正是江南东方府在血腥屠杀中劫后余生的东方举鼎和东方可人。

月夜星稀，天际在夜幕下显得有些阴沉。忽然，有十余个黑衣蒙面人包围了平安客栈东方父女所住的房屋。

其中一蒙面人在窗棂上捅了眼，正欲将迷香吹入，突觉一股极猛的气流卷下整个窗户连人击向院中。接着，门开处东方举鼎已立在门口，随后女扮男装的东方可人也出现在门口。

东方举鼎怒叱道：“黑阴邦的爪牙，你们杀我全家，赶尽杀绝，我龙头客与你们拼了！”

说着已拔剑杀向黑阴帮之众，东方可人呼应杀到，黑阴帮爪牙蜂涌而上。随着数声惨呼，黑阴邦已有几人伤亡在东

方举鼎的龙头剑下。

“你们给我退下。”一声震人耳鼓的命令。

东方举鼎颇感吃惊，此人内功修为至少在五十年以上。

只见从黑阴邦中闪出一人，嘿嘿冷笑两声，从黑色的蒙面巾上方，看到此人一双闪着邪气、闪着精湛内功的眼睛。

“阁下是自己了断，还是让本堂主成全？”

“凭你吗？哼！恐怕你还不够资格。”东方举鼎冷冷地答道。

场中的空气顿感凝结，两人同时大吼一声已战在一起，“龙头客”东方举鼎展出六十四招神龙剑霎时剑气冲天，一团剑影罩向黑阴邦堂主，黑阴邦堂主劈掌应招。

东方可人两眼盯着场中的变化，只见二人凌空而起各攻一招，“龙头客”东方举鼎胸前结结实实挨了一掌，而黑阴帮堂主左肩被划了半尺长的口子。原来二人刚才均施了一招两败俱伤的抬数。

东方举鼎强咽下欲吐出的一口鲜血，复又一招“龙头斩”罩向黑阴帮堂主，但见一招五式的“龙头斩”似有似无，全然毫无章法，剑式走的也很迟滞，而黑阴邦堂主则顿感全身各大死穴均罩在剑内，大感惊诧之下，心中想道：东方府的武功着实厉害。大喝一声双掌齐发，但见双掌透着阴红，一股极强劲的阴风堪堪袭向“龙头客”东方举鼎。“龙头客”东方举鼎心中一紧，此人竟会前阴魔教主的功夫。

“波！”地一声爆响，黑阴邦堂主暴退丈余左袖被剑削去，刚才受伤的左肩汨汨流血不止。

东方举鼎感到一股极阴冷的寒气袭来，剑式堪堪被荡开，胸口兀自感到难受，但强走剑招。随后，被震退两丈有

余，口中“哇”地一声，一口鲜血喷出。

东方可人惊呼中已扑向父亲，将摇摇欲倒的东方举鼎扶稳。

“爹！您怎样了？”她关切地询问。

东方举鼎没有回答，用剑直指黑阴邦堂主，“你与前阴魔教主有什么关系？”

黑阴邦堂主嘿嘿冷笑两声道：“东方老儿，算你识货，本堂主让你死个明白，本堂主现是黑阴邦追魂堂堂主李令。至于与前阴魔教的关系吗，哈哈……，恕本堂主无可奉告。”

“你们为何要与我东方府过不去？”东方举鼎复又问道。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要你是江南首富呢？”黑阴邦堂主李令答道。

“今天本堂主非要你俩的项上人头才能回去复命，不如你们自行了断吧！”

东方举鼎气愤已极，想不到无穷的财富竟带来全家被杀的恶果。

“老夫与你们拼了！”

剑随身走，复又袭向追魂堂主李令。李令双掌齐发，这回他将太阴掌使到了自身内功的极限，极地寒流，掌风未至，两丈之内，已觉寒气袭人，使人恍若身处北极。

东方可人顿时大惊，娇呼声未落人亦扑身而上。

千钧一发！

一股极强猛的力道透着红白相间的气流，以激荡排空之势，暴卷而至，突然又分成两股，一股袭向黑阴邦追魂堂主李令，一股袭向“龙头客”东方举鼎和东方可人，三人忙在吃惊之下暴退，场上变化又令人吃惊不已。

黑阴邦追魂堂主李令掌风触及这股气流，竟感到不知去向，骤然一股极强的反撞力将他击向空中，兀是他退的快已然不及，只听“嘭”地一声，他已坐在地上，口中鲜血喷腔而出，用怨毒、厉狠的眼神注视着场中。

“龙头客”东方举鼎和东方可人感到气流到来时，两人顿感剑式走偏，剑气去向无知，又觉这股气流绵绵地将二位送到地面，二人内心为之一震。

东方举鼎哈哈大笑。

“来人可是……？”

后面的话未说尽，一物已塞入口中，他惊慌之下从嘴中拿出一看，是一颗果子。明白对方不让他再说下去，而又心有余悸地想道：若是对方要他的命，简单至极。

只见一人现身场中。红巾蒙面，而身落场中竟无从看到他是怎样到场的。因四周黑阴邦众人在他们交手时，已将场子围死。

“滚！”出语简单、而又让人感到震慑，感到阴冷，让人不得不接受。

追魂堂主在摇晃中站起，冷地一声“退！”

黑阴邦众齐齐撤去，远处飘来追魂堂主李令的声音：“阁下为何要与我黑阴邦结此梁子，能否留下名字？”

“杨旭。”简单、声沉、阴冷。

红巾蒙面人答话时已飘身到“龙头客”东方举鼎身前。

“伯父，请随我来。”东方举鼎欲问、欲谢。而对方口气又让他把话咽了回去，道声：“可人儿。”已随来人而去。

绝谷断崖、云雾缭绕，笔管峰若隐若现。

峰顶苍松如幕，数亩的平阴，长落古松，松林之中，隐

隐露出一排茅屋。

三点黑影如星跳掷般由峰下驰至峰顶，举步入林。向那排茅屋走去！

“可是少爷回来了吗？”

声音娇脆欲滴，悦耳之至，随着问声，屋内射出两条人影，“嗖！”地落在三人身前。

现出两个光彩照人的两个丽人。

“少爷，这两位就是主人吩咐请来的客人吧？”

“嗯。家父、家母睡了吗？”杨旭答问道。

“没有，主人正等着呢？”

说话声中，杨旭等人已至屋前。

“旭儿，你找到你东方伯伯了吗？”一个急切，但又威严的声音传出，话落人落，人已迎出门外。

“龙头客”东方举鼎一看之下！大悲过甚，大喜过望，一声：“杨弟！”已然昏厥。

众人手忙脚乱，忙将他扶至屋内。

“巧妹，你快将甘露丹取来，琼妹你去唤父、母大人。”两人应声而去。

读者已知这是杨志宗及他的两位夫人。

一粒甘露丹喂入，“龙头客”东方举鼎已悠然醒来，顿觉四肢百骸甚是舒畅。

“东方兄，你受苦了！”杨志宗关切地说。

“我得知贵府遭劫，派了百灵会众人前往，无奈已晚，当我昨日看到信物，甚感欣喜，忙派旭儿接你回来。”

“旭儿，过来见过你东方伯伯。”

“旭儿见过东方伯伯。”说着摘下面巾，俯身下跪。

“起来，起来！”东方举鼎俯身双手将杨旭搀扶起来。端详着杨旭道：“旭儿，你活脱脱是你父亲年轻的模样，只是比你父亲更俊、更洒脱！”

“我说的没错吧？”复又转身向杨志宗。

杨志宗哈哈大笑道：“他的武功恐怕也超过我了，俗语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可人儿，过来见过你杨伯伯，旭哥哥。”

“可人参见杨伯伯，旭哥哥。”说着俯身道个万福。羞赫之下显出俏丽。

直到这时，人们才注意到东方可人。但见她千娇百媚，容貌之美恰似天仙下凡。袅袅婷婷又似芙蓉出水。加以男装更显窈窕淑女之风彩。

杨志宗道：“难怪人们说东方府虽为江南首富，但比首富更亮之处是东方府千金乃天下第一美女。

杨旭此时心头不觉呼然一动，方才讲话呖呖莺啼，花外百情，使人觉得如饮香醇，有一种陶陶然的滋味。再细看人更觉得是一种享受。

说话之中，只见众侍女簇拥下飘然走出两人乃是海鸥令主范天华及其美艳的夫人潘蝉娟。

众人大礼见过，转回话题。

“杨弟，适才旭儿救我，使出了你威震武林时用过的一招‘两极真元。’我觉得与你相比威力还强。”

杨志宗这才一五一十地讲给东方举鼎听：

自我与琼妹、巧妹相聚，巧妹将百灵会交与索魄姐娥秦芳兰掌管，然后我们四处游走江湖。为了给“北痴半悟和尚”和“南痴愚骏钓叟”一个交代，我们直奔南海”乌石岛。

这一日来到海边，尉迟琼找到一叶小舟，依然用掌驱动船只，小舟轻若一干苇叶，穿波逐浪，快捷地驶至乌石岛，还是那间草屋，三人飘身屋前正欲进屋，忽听屋内传出问话。

“何人竟到这荒凉的乌石岛来？”

杨志宗灵机一动，答道：“悠悠青梗关不住，破衲芒履了前因！”这是杨志宗前次赴南海时，北痴半悟和尚教杨志宗说的一句话。

话落时，“北痴半悟和尚”和“南痴愚骏钓叟”已现身前。按下寒暄不表，众人欢喜不言。

三人在乌石岛已住数日，这一日杨志宗正在海滩练功，一招“千元真罡”全身罡气大发，体内随着罡气，竟散发着缕缕芳香。持续半刻，忽见两只巨鸟盘空飞翔。杨志宗收功立起，但见两只巨鸟敛起有半亩地大的翅膀俯冲下来。然后在海滩上围着杨志宗团团转起，时而蹦起，时而又似翩翩起舞，时而又鸣叫不已。

杨志宗在吃惊之余，恍然想起前次吃下的“天鹏彩卵”。这不正是刁走他的那只天鹏吗？

原来，他练功发出的罡气中散发的香气正是“天鹏彩卵”的气味，从而引来了两只天鹏。再看两只天鹏友好地靠近杨志宗，与他嬉戏起来。

这时，红衣女上官巧携着尉迟琼的手正在海滩散步，走近看到这幕情景，大为惊诧。均感怪异。二人匆忙请来了“北痴半悟和尚”和“南痴愚骏钓叟”。这两位老者也感到平生未见，看到天鹏不但没有恶意，反似非常友好，均没有上前干预。